

解放 长沙



目 录

第一部 程潜回湘主持军政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的夏天，华夏神州万川千水，无不沸沸扬扬。黄河在涨潮，长江在涨潮，珠江在涨潮，黑龙江在涨潮。真个是，潮涨潮落，多少悲欢东流去，涨潮落潮，历代兴亡汇心头……

- 一、“家长”归来
- 二、排列与组合之一
- 三、冬天的童话

第二部 惊而不险

程潜在毛泽东关于国内和平谈判八条意见发表的第二天，接见记者时说：“如果人民不惜以毁灭历史的重大代价换取和平，亦为民众之公意决之，个人则认为历史上、文化上好的传统应予以保留。至于共产党所提条件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实即吾人一贯理想与主张，吾人自甚赞同。”

- 一、壮志难酬
- 二、排列与组合之二
- 三、雾锁麓山
- 四、再起东山
- 五、排列与组合之三
- 六、山雨欲来

第三部 南望湘云

同为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当然不存在先天的种族差异的问题。不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一方水土，也会养出不同的一方人。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民族，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和优势，各地方的人有各地方人的特点和长处。谁也不用自傲，谁也不必自卑。

一、灵渠与长城

二、排列与组合之四

三、黑云红雨

四、拨云驱雾

五、长空作证

六、排列与组合之五

第四部 兵家寻常事

正当湖南的和平运动与白崇禧的反和平势力处于胶着状态时，林彪等指挥第四野战军，以泰山压顶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朝湘、鄂、赣铺天盖地而来，那气势真个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一、好一个“东北虎”

二、南下南下

三、热浪

四、兵家寻常事

五、山那边好风光

六、军情如火

第五部 走不出的死亡线

四野百万大军进入湘赣两月有余，各先头部队均与桂系军队有过接触，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不适应的逐步开始适应，不习惯的也逐步开始习惯，所以彻底歼灭新桂系的战斗也开始迫近了。

- 一、向前向前
- 二、这条路
- 三、干 气

第六部 历史难以复原

或许，最后的幸运是属于最初的不幸者。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他们的生命没能越过那座隔断今天和昨天、光明与黑暗的高山。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他们倒下得太早太早，他们人生的里程还太短太短。

- 一、荣誉能否保值
- 二、这一块热土
- 三、历史难以复原

第一部 程潜回湘主指军政

大河没水小河干，小河涨潮大河满。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的夏天，华夏神州万川千水，无不沸沸扬扬。黄河在涨潮，长江在涨潮，珠江在涨潮，黑龙江在涨潮。真个是，潮涨潮落，多少悲欢东流去，涨潮落潮，历代兴亡汇心头……

湘江也在涨潮。啊，这一条美丽而又神奇的河流哟，还有河两岸这一片美丽而又富饶的土地。想起你，人们就会想起四千多年前那位南巡的舜帝，还有“天下万山朝九嶷”的传说，还有那两位妙不可言的妃子，以及她们永远永远留在浩瀚洞庭中央一座小山上的、并且同样也属妙不可言的泪滴；想起你，人们就会想起两千多年前的那位“三闾大夫”，那位忧国忧民以至怀沙自沉的超世界级的文化名人，会想起一部光耀千古的《离骚》，还有因他千古流伟的龙舟竞渡的习俗；想起那，人们就会想起一千多年前的那位堪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那位曾惊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高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圣”，会想起江上那条逆水而行的孤舟和一个弱不禁风的病体，还有他那“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老矣老矣仍还要感慨万千的诗句……

一、“家长”归来

这一次的湘江涨潮，从没有过的汹涌澎湃，也从没有过的惊心动魄，这是历史之潮流，这是时代之潮流，此时此刻昂然立于大江之头的，应该也必然是被湘人尊称为“家长”的程颂

云。

“家长”其人

颂公名潜，1882年3月31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北乡长连冲。1899年正月，程潜进长沙城南书院读书，第二年2月考取岳麓书院正课生，在此就读三年。1903年4月考入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1904年10月被北京练兵处选派到日本东京，进了专为中国学生设的振武学校，12月他和黄兴、宋教仁等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程潜加入了同盟会，并谒见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亲聆教诲。1906年，他又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学习。

1908年12月，程潜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派入川训练新军。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爆发，他前往武昌，在黄兴的领导下参加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1913年，孙中山号召讨袁，这时在湖南任军事厅长的程潜，积极响应。同年8月初，湖南革命军队败退，他逃经上海去日本。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国内掀起了一次新的讨袁浪潮，程潜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回国促进讨袁运动，他先到上海和“民进社”联系，该社是湖南的一个革命组织，计划在湖南起义。当时李烈钧已去云南参加蔡锷的讨袁运动，程潜便立即赶去和他汇合。到云南以后，他被指定为湖南护军使，并交给他一营军队。1916年4月，程潜率一个营的军队进入湖南，被推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国军”是当时讨袁军队的统称）。护国军攻占长沙，程潜通电宣布湖南督军汤芑铭的罪状，并率护国军大败汤部于宁乡县，由此，他在“讨袁驱汤”中颇负盛名。后来本地首领赵恒惕等邀来前都督谭延闿，控制了局势，程潜回到上海。不久，赵恒惕杀了拥程的李仲麟等七人。1917年8月，孙中山在

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军阀对峙。孙中山派程潜从广东回到湖南运动护法，得到湘军的支持，他又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很快控制了全省。1918年初北方政府又以优势兵力扑灭了在湖南的南方势力。南军溃败，程潜回到上海。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为军政部长，程潜为副部长。1922年5月，陈炯明准备反对孙中山，程潜事先进行了劝阻。6月16日，陈公开叛变，炮击总统府。程潜护送孙中山到永丰舰躲避，并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在孙中山约领导下，程潜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11月攻克赣州，令程潜集结湖南旧部进攻湖北。

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7月1日，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程潜被选为政府会议委员。1926年，程潜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军，程任军长，著名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党代表。1926年7月第6军出师北伐，1927年3月进入南京。南京攻克后，他到武汉向那里的国民党总部和国民政府汇报，到了武汉即成了武汉军事会议的常委。

1928年3月，国民党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李宗仁为主席，程潜仅充任一名委员。5月21日，李宗仁借口程潜进行非法活动突然加以逮捕，并从此进行软禁。1931年南京、广州决裂后，于1932年国民党重又联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程潜成了一名国府委员。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程潜任参谋总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司令部设郑州，负责平汉路沿线军事，阻止日军向中原进犯。1939年初，程潜改任西安行营主任，该行营9月撤销，即调任天水行营主任。1940年5月，程潜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

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1945 年一度代理参谋总长。1946 年 5 月程潜任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后又称为国民政府主席驻武汉行辕主任……

程颂公一生南征北战，叱咤风云，威名显赫，特别是在党国内的湘人中，更是德高望重，多年来向以“家长”称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这种对颂公的尊敬也罢崇拜也罢，毕竟都是在“圈里面”，也就是说限定在党国中高层人物的范围内，如果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后代人认识或了解（当然不要求尊敬和崇拜）颂公，最简单的方法是，只须记住他三件事足矣。

第一件事。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后代人，知道毛泽东却未必知道程颂公。凡是知道毛泽东的挖，大多都会知道毛泽东带过兵，例如秋收起义，例如井冈山星火燎原，例如爬雪山过草地，例如这本书即将说到的百万雄师过大江等等。但是，真正知道毛泽东当过兵的人并不会太多。这里说的兵是真正意义上的兵，是那些连上茅房都得喊“报告”、下操时只许喊“一二三四”连“五”都不许出声的兵，也就是如同象棋盘上的那群只能往前一步一步地拱，不能跳跃更不能后退的卒子。毛泽东当年就当过这样的兵。他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颂公程潜。当时毛泽东不说是认识程长官也起码是知道的，但是程长官却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认识毛泽东。程长官每天军务缠身，哪里想得到在那黑压压一大片新招来的湖湘子弟中，有一个叫“润之先生”的人呢？当然他更加不可能想得到，这位“润之先生”日后能出息到“海水不能斗量”的地步。不过，毛泽东在程潜麾下也只是几个月的光景。时间的长短，那是另当别论，哪怕只有一天，也算是曾经有过这么回事。再说，毛泽东这兵要是当个十年八年的，也就没有以后的毛泽东了，甚至整个中国今

后的历史都要改写。那才叫划不来呢。

第二件事。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后代人，都会知道中华民国的国都是南京。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是谁在北伐时把南京从北洋军阀手中光复过来的呢？1927年1月，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北伐并挥师东征，直取南京，同时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东路军总指挥为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6个纵队，包括第1军、第1.4军、第17军、第”军和第26军。中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兼，下分江右军和江左军，江右军总指挥为程潜，下辖3个纵队，包括第2军、第6军和独立第2师，江左军总指挥为李宗仁，下辖3个纵队，包括第7军、第10军、第15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4个纵队，包括第4军、第8军、第9军、第11军、第18军、第35军、第36军和鄂军独立第1师。朱培德率第3军为总预备队。1927年3月21日，程潜率领江右军3个纵队向南京发起总攻。22日由江宁镇、秣陵关推进到淳化一线。当时孙传芳已退守江北，南京的守备部队主要是张宗昌的直鲁1、4、6、7军以及白俄军队涅洽耶夫的步兵师等，约五六万人，而江右军只有一万多人，虽然敌强我弱，但北伐军士气高昂，于23日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南京的屏障牛首山和将军山。23日上午11时，程潜指挥部队分路追击，攻取南京。下午3时，北伐军占领了雨花台，5时攻入聚宝门（今中华门）。同日，江右军另两路部队也攻下了通济门和洪武门。3月24日拂晓，江右军陆续开进南京城。下午5时，程潜骑马由聚宝门入。南京数万人出城欢迎，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第三件事。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后代人，都会知道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为抵御日寇，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给中原人民造成了世代铭刻在心的灾难。人们大多把这个账

往蒋介石身上记，但有多少人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悲剧事件与程潜有关系呢？历史事实证明，这件事不仅和颂公有关系而且是有很密切的关系。账记在蒋公身上，本也没错，他毕竟是一国之主，而且不可否认，掘堤之计划最后也是在他认可并且一再催促下实施的。可是颂公当时正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中原前线最高军事和行政指挥，而且同样不可否认，掘堤之计划也是部下们拟好以后，先得到他的批准才报到蒋介石那里的。黄河花园口掘堤成功后，程长官于当日（1938年6月9日）深夜12时，给蒋密电中不仅汇报了掘堤大功告成，而且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一个“对外”宣传内容：“顷据郑州商总部电话报称，黄河掘口啊作已于齐（8日）夜在花园口以西施行，至今晨9时竣工，掘口宽约4米，截至佳（9日）20时，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13米，水深丈余，浪高1米，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等语。”“此间所拟之对外宣传内容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如泛滥确已成功，当即披露，并呈鉴核。”蒋于6月11日复电程，指令有三：“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三，第一线各部须同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于是，国民常开动大小宣传机器，硬是要把这档子事往日本鬼子头上栽。但是热闹了一阵子，效果却不佳。日本人在中国干了那么多的惨无人道的勾当，都是不承认的，更何况不是他们干的事还要让他们承认，谈何容易？一是由于日军的反宣传，二是由于国军的欺骗宣传手法太拙劣，以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所以事实真相很快大白于天下。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或许人们不

再怀疑蒋公与颂公当年扒开花园口的动机，况且古今中外“以水代兵”的战例并非鲜见，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是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为何还要来一套自欺欺人的宣传？不可否认，当时那滔滔的黄水，确实起到了不少迟滞日军向华中进逼的作用，只不过是老百姓为此所付出的实在是太大了一些。据统计，掘堤后洪水泛滥于豫、皖、苏 3 省 44 个县市，受灾人口 480 万，受灾面积 15000 平方公里，死亡人数达 40 余万（也有说 89 万的），背井离乡的灾民在 390 万以上。真可谓是中原人民一场空前浩劫。

我想，即便是对颂公从未听说的人，从上述三件事中，难道还没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吗？

五百湖湘壮士之歌

时间回到 1948 年的 3 月 21 日。历史就是有这么多的巧合。21 年前的这一天，程颂公率领江右军向南京发起了总攻，而 21 年后的今天，颂公又从汉口的江汉码头上船，顺流而下，乘风破浪，抵达金陵。这是有意的挑选和安排还是确属巧合？

21 年，在历史的长河里，转瞬即逝，可是在人生的征途上，不能说不是一次遥远的跋涉。当年回响在大江两岸的枪声炮声厮杀声，已经听不见了，当年那满目残垣断壁尸山血河，已经看不见了。此时此刻，君不闻耳旁是一阵阵欢歌笑语，君不见眼前是望不尽的江南新绿？虽然近一年多来，国军在主要的几个战场上连连失利，可是远方的战事，毕竟尚无波及到国都和云集于国都的新贵们的纸醉金迷和争权夺利的生活中，准确地说，还没有足以让他们感觉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要不然，蒋公精心策划、一手操纵的“行宪国大”，还能开得如此这般地热

热闹闹，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吗？这才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呢。

程潜率领两湖“国大”代表和自己的助选团，住在大会给安排好的中央饭店。所谓助选团，就是帮助或协助程潜竞选副总统的方方面面的人才都要有的一个班子。这次国民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主选举总统和副总统。这种投票选“皇帝”的方法，在洋人那里不希罕，可是在已延续了几千年、并总结出几千条类似“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统治律条的国度里，那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了。也许蒋公就是想利用这“头一遭”，挽回已失去的党心军心民心，从而扭转战场上的颓势。但是，蒋介石明摆着的并非是真的要来一次还政于民，而是要穿新鞋走老路用新瓶装旧酒，其结果必定是适得其反的。总统的候选人设了两个，一个是蒋公本人，一个是居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居正不过是个聋子的耳朵，摆给人看的，总统之宝座非蒋公莫属，任何人也不许染指，甚至连想一想都是一种罪过。热闹就热闹在竞选副总统上了。候选人由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当然不包括共产党）提出6人，其中代表国民党的是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代表民社党的是徐傅霖，代表无党派人士的是莫德惠。6个人都成立了自己的助选团，程潜的助选团由何成浚、贺耀组主持，活动中心点在中央饭店，李宗仁的助选团由黄绍竑主持，活动中心点在安乐饭店，孙科的助选团由钟某主持，活动中心点在龙门饭店。为了拉选票，几乎各团都倾巢出动，竭尽全力，甚至不惜耗费巨款，请客送礼。

中央饭店成了两湖的天下，除了两省国大代表之外，在京的湖湘子弟纷纷云集在此。虽然最终颂公竞选失败了，可是，这一曲五百湖湘壮士之歌，确是有点感三湘四水父老乡亲之肺

腑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颂公无论在另一方面与德公还是孙科相比，都有明显的劣势。孙科不用说，总理太子，加上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特殊关系，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至于德公，虽然在党国中的资格不比颂公，可也嫩不到哪去，再说眼下党国中除了蒋之嫡系，还有什么势力能压过桂系？数一数德公周围那帮八桂子弟，哪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谁手里都掌握着一支人马，谁脚下都占着一片地盘，真是要说能说，要打能打，要权有权，要钱有钱。相比之下，湘军就显得太寒酸了些也太悲哀了些，对于这些，颂公也不是个完全不明白的人，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他也是清楚的，只是当时有两个人的支持，才使他一开始便产生了跃跃欲试和侥幸取胜的念头的。这两位不是别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蒋介石。毛泽东要程潜竞选副总统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两位湖南同乡私下约会时谈及的，又是颂公之爱妻郭翼清在几十年后讲给人们听的。至于蒋公支持颂公竞选，也确有其事，是颂公本人在最初透露给自己人的，只不过当时孙科尚无参加竞选的打算。也就是说。就颂公与德公之争的话，蒋是支持颂公的，这恐不假。这并不是说蒋程近于蒋李，而是蒋公耍弄权术的一个小小伎俩。为了解除对自身的威胁，“老大”利用捧“老三”而打击“老二”的战术，在古今中外大小官场上，司空见惯，要不怎么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位置不太好坐，道理也就在这里。蒋介石正是感到了李宗仁的威胁，支持程潜而压制李宗仁，应在情理之中。只是后来蒋公那里发生了一点变化，或许是因为他担心程潜尚不敌李宗仁，扶程怕是扶不起来，或许因为程潜与他并不知心，怕是把程扶起来也是白扶，所以，在大会即将开幕前夕，蒋公才又匆忙把孙科抬出来参加竞选。

颂公竞选是失败了，可是通过竞选他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检验了他在家乡人心目中的形象和份量，并为他后来再一次主持湘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程还没有到南京之前，两湖代表即行互相约法三章，除了签字盖章，表示一致支持到底以外，彼此还宣誓定盟立下字据，以示决心，因为两湖方面，特别是湖南代表，对民国以来湖南人“文不入阁，武不拜将”耿耿于怀，认为这不仅是湖南人的耻辱，而且是中央歧视湖南人的明证，而目前能够在中央有点实权和地位的湖南人，也就是颂公了，又碰到竞选副总统这么好的时机，大家不帮助颂公拼搏一场，还更待何时？再说，谁都看得明白，共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山东等地，节节进逼，蒋介石的小日子不太好过，说不定哪一天就会瘫在地上，到那时，颂公作为党国之元老，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不是一点没有。所以，以前的恩恩怨怨全像是被一阵大风刮跑了，无论过去是拥程的还是倒程的，都集合在了程颂公的旗帜之下。尽管李宗仁和孙科都在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拉拢选票（据说，一张选票由开始的2亿元涨到10多亿元），但在颂公参加的前三轮投票中，两湖代表的票无一外流。至于助选团的成员何成浚、贺耀组、邓介松、邓飞黄、肖作霖、刘文岛、潘薰南、范予遂、晏勋甫、唐鸿烈、杨继荣、杜心如、李默庵、罗贡华以及包括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和四川的汤文华等，更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关系的拉关系，人人四处奔波，个个呕心沥血，悲悲壮壮，可歌可泣。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颂公因落选而郁闷不乐的心情，才受到些许宽慰。亲不亲，故乡人啊。

一步“活”棋与湘军的悲哀

正当漓江两岸彻夜狂欢，热烈庆祝广西人当上了“副皇帝”的时候，石头城里的蒋总统却怒不可遏，当即踢翻了收音机，破口大骂“娘希匹”。蒋公的心病不难猜到，李德邻本来就有点咄咄逼人之势，竞选中又公开和他对着干，到头来竟然真给他选上了，自己失了面子是小节，往后这副总统不等于是总统身边的一枚定时炸弹呀。还有那个白崇禧，正任着国防部长，掌的是军队实权，和李宗仁整日往一个壶里撒尿，时间稍长还不尿出点事出来？他们在京城里只要稍稍做点小动作，后果便会不堪设想啊。所以，蒋公思前想后，当务之急是要把“李白”分开，而且要把他们分开，也只有一个办法：把白崇禧调出京城。可是，白健生这个人，蒋公不会不了解，犟起来比鸡骨头还硬，没那么好捏，你不给他点好果子吃，他不会轻易把那个国防部长让出来的。后来还是蒋公忍疼割爱，决定在武汉新成立一个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让白去当司令长官，同时撤销武汉行辕，另成立长沙绥靖公署，让程潜去当主任，统管湘赣两省。

蒋介石这步棋走得很巧妙，竟然把三方面都给走活了。

首先是蒋介石自己这边，不用说，赶走了白崇禧，去了一块心病。再让程潜在白的身后插那么一脚，且湖南隔断湖北和广西的联系，又达到了白程之间互相制约之目的。

再说白崇禧这边。他早看出了蒋之用心，所以，开始他是说啥也不干的，后来是听了自己人的劝说，才转忧为喜。用黄绍竑的话说就是：“你（指白）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关在笼中的鸟一样么？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赶快地远走高飞？”“……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听完这些话，白崇禧终于动了心，但又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便向蒋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原则，主张华中只能

成立一个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因此他的华中“剿总”总部不能设在武汉，而应设在蚌埠，并以重兵运于江淮河汉之间，作为巩固南京这个政治中枢的防卫。不过，这回老蒋没有听他的，却在徐州成立了另外一个“剿总”，以刘峙为总司令，而白崇禧的华中“剿总”设在武汉不变，并且仅能指挥江北上游部队；只是蒋还是答应了白的另一个条件，即华中“剿总”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节制，使白还是摆脱了陈诚和顾祝同（参谋总长）的掣肘，这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好像后来健公并没有领蒋公这个情。半年还不到，徐州前线吃紧，蒋改变了主意，想让白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蒋变了，白也变了，他看出了蒋的不良用心，于是死活不干。而且，到黄维兵团 22 万人马被困时，蒋要调桂系的第 3 兵团东进解围，白根本不予理睬，后来蒋要从鄂西调蒋之嫡系去淮海增援，连这白也要从中迭加梗阻，使蒋大总统大光其火也大惑不解：娘希匹，好像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军队了！

还有程潜这边。在蒋公面前，程颂云要比白健生听话得多了。排除颂公和健公在性格、修养、为人处事的准则等方面的差异以外，两人最大的区别是颂公手中没有健公那些能和老蒋较劲的资本。那么，颂公的资本哪去了？这要问问颂公本人才对，也就是说，颂公自己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从心底上来讲，颂公对蒋之仇恨决不亚于新桂系之李、白，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上程、白都不止一回地和蒋明争暗抗，也都不止一回地在蒋面前吃亏上当，其结果却大不一样。说颂公生性懦弱也好，说颂公一贯为人厚道、能够忍让、能够顾全大局也好，反正每一回吃了亏上了当，然后该怎样听话还是怎样听话，决不会像李、白那样以牙还牙甚至兵戎相见拼个你死我活。就

拿当年程潜的第6军和桂系的第7军来比吧，同是赫赫有名的北伐主力，到后来第6军两度被蒋吃掉，以至程身边连一兵一卒也不剩了。相反，桂系的第7军，却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强了。1936年，蒋桂又一次反目，桂系发动了著名的“两广事变”，颂公作为蒋的特命全权大使亲赴桂林，不遗余力地从中调停，平息了一场蒋桂间的火并。不知道颂公有没有想过，自己和蒋或和桂之争时，谁曾在中间为自己说过一句好话否。这是他颂公一人的可怜吗？还是全部湘军在党国中的悲哀？竞选副总统前夕，南京不少新闻单位秉承蒋的意旨，大造舆论，吹捧孙科，诋毁其他几位候选人。就在国民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国新闻》发表长篇评论文章，在对孙科歌功颂德之后，对程潜则作了别有用心的评介：“在军事将领中，程潜是比较温和厚道的一位。……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曾大败张宗昌的部队于南京，一战而攻克20年前的金陵，因此名声大噪，颇为蒋主席信任。论资历，看战功，他当然是一位功高德望的革命元勋。然而，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恐怕也仅于此点。因为，在这漫长的革命过程当中，他不仅无法在军事方面获得更高深的研究，甚至在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建树；在才干上言，他既没有陈辞修(诚)的魄力，也没有李宗仁的勇敢，更没有白崇禧的智谋；在军事方面，他虽然追随蒋主席30余年，虽然与何应钦合作无间，但是，他所能给我们的印象，只是一个既无大功，也无大过的好好先生。”“综观程潜半生的革命事迹，我们觉得他有一样最好的长处，那就是：假如蒋主席有什么重要的事交给他办，只要他力所能及者，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会照着主席的意志去做，绝不会有丝毫走样。因此，据一班与程潜较为接近的朋友们，便这样批评程潜说：‘颂云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奉公守法的公务人员！’从这——句话里，我们便可以看出程潜